

浙江文叢

# 周汝登集

〔下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浙江文叢

# 周汝登集

〔下冊〕

〔明〕周汝登 著 張夢新 張衛中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#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

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 
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

## 楊簡

楊簡，字敬仲，慈谿人。學者稱慈湖先生。父通奉公庭顯，刻意爲學，其功甚密。敬仲生之夕，祥光外燭，四廂望之以爲火也。稍長，入小學，便儼立若成人。通奉公嘗令默自反觀，敬仲服膺是訓不懈。逾弱冠，入上庠，每試輒魁。敬仲入院時，但面壁坐，日將西，乃方舒，徐展卷，下筆若波注。二十八歲，居太學，循理齋首。秋初夜，宴坐於床，方復反觀，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爲一體，非爲心外。乾道五年，舉進士，授富陽簿。象山新第歸，過之。象山長敬仲才二歲，素相呼以字爲交友。留半月，將別去，則念天地間無疑者，平時願一見莫可得，遽語離乎？復留之，夜集雙明閣上，數提「本心」二字，因從容問曰：「如何是本心？」象山曰：「『惻隱仁之端也，羞惡義之端也』云云，此即是本心。」敬仲曰：「簡兒時已曉得此語，畢竟如何是本心？」凡數問，象山終不易，敬仲亦未省。適平旦有鬻扇者訟於庭，敬仲斷其曲直訖，退問如初，象山揚聲答曰：「適來斷扇訟，是者知其爲是，非者知其爲非，非敬仲本心而何？」敬仲聞之，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，無始末，無所不通，復亟問曰：「止如斯耶？」象山竦然端厲，復揚聲

曰：「更何有也？」敬仲不暇他語，即揖而歸。拱坐達旦，質明，北面納弟子禮，師事焉。每謂：「某感陸先生尤是不再答一語，若更云云，便支離去矣。」時八年秋七月也。已而觀故書，猶若有疑，終夜坐不寐，天曠曠欲曉，忽灑然如物脫去，乃益明。

淳熙元年春，喪母，去官，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，沈思屢日，偶一事相提觸，亟起，旋草蘆中，始大悟。於是變化云爲，縱橫交錯萬變，虛明不動，如鑒中象矣。服除，授紹興府理掾。二府史觸怒帥，送獄勘之，敬仲白無罪。命勘平日，敬仲曰：「吏今日實無罪，必撻掬往事置之，某不敢奉命。」帥大怒，敬仲爭愈力，帥知不可屈，遂已。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澍西撫幹，乃令督三將兵，軍政大修，衆大和悅。改知嵯縣，丁外艱，服除，知樂平縣。首登講席，邑之大夫士咸會，誨之曰：「人性至善，人性至靈，人性至廣至大，至高至明。人所自有，不待外求。人所自有，不待外學。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。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。見牛穀蘗，誰無不忍之心？見孺子匍匐將入井，誰無往救之心？是謂仁義之心，是謂良心，即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心，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。人人皆有此心，而顧爲營營逐逐，貪利祿，患得失者所熏灼。某切惜之，敢宣以告。」誨之諄諄不倦，其言坦易明白，人人可曉，諸士一旦得聞，在會有泣下者。紹熙五年，召爲國子博士，既赴監講乾繇，反覆數千百言，發人心固有之妙，欣欣然，人自慶幸，咸謂先聖贊《易》後未之聞也。會逐丞相趙汝愚，敬仲上書遭斥，主管台州崇道觀。

嘉定元年，寧宗更化，遷秘書省著作佐郎，輪當面對，遂極言時弊，陳經國之要，三劄恫切。上數俯首諦視，至讀飢民相食處，蹙額久之。人爭傳誦，流至北境，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：「此江南楊夫子也。」三年，旱蝗，詔求直言，敬仲上封事言：「臣聞旱者，災厲之氣。三才一氣，如人一身，腹臟作楚，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。人事乖厲，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。」又次言：「改過，聖賢之大德。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耻，故人亦不敢忠告。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，諸賢競議新法，安石豈不動心？致疑而決策不回者，重於改過也。故其末流，小人類進，禍及國家。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，表章陞擢，使凡建議不遂，非餽辭，則集衆智歸於一，是國家何事不辦？而堯、舜、禹、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。」授著作郎、將作少監。人對，奏問曰：「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？」上曰：「心即是道，略無疑貳之色。」曰：「日用如何？」上曰：「止學定耳。」曰：「定無用學，但不起意，自然靜定澄明。」上曰：「日用但勿起意而已。」因贊曰：「至善至善，不起意，則是非賢否自明。」此日復奏問曰：「陛下意念不起，已覺如太虛乎？」上曰：「是如此。」曰：「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？」上曰：「朕已照破。」曰：「如此則天下幸甚。」問答往復，漏過八刻。敬仲出，上目送久之。兼國史院編修官，奏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，謂孔子作《春秋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，人讀之以爲是者，道也；以爲非者，非道也。如此而書，大道自明。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，爲世家、列傳，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。疏不果上。以面對所陳未行，求外補，得温州。到郡，首訪賢者，禮致之，示標表。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，

不設法、不立額而課未嘗虧，士咸向方知務學。有冒同姓登科者，既數年矣，忽大感悟，詣先生，繳納出身。在郡奉養菲薄，曰：「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？」民愛之如父母，咸畫像事之。遷駕部員外郎，老稚扶攜緣道，傾城哭送。入對，奏言：「宜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，則善政盡舉，弊政盡除，民怨自銷，禍亂不作。」累遷將作監兼實錄檢討官。時金人大饑，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，邊吏列弓弩，臨淮水射之退。敬仲蹙然曰：「得土地易，得人心難。薄海內外皆吾赤子，況此中土故民出塗炭，投慈父母。顧與之靳斗升粟而迎殺之，斬脫死乃速得死，豈相上帝、綏四方之道也哉？」即日上奏痛言之。會有疾，請去益力。進寶謨閣侍制，提舉鴻慶宮。理宗即位，詔入見。屢辭，尋以寶謨閣學士致仕。三月二十三日卒，年八十有六。

敬仲清明純一，無生死異。屬纊之夕，怡然如平時。門人錢時曰：「三代衰，聖教熄，異端邪說，爭鞭駕於天下。其後傳注以爲經，章句以爲學，洙泗家法，徒存紙上之空言。於赫我宋，篤生賢哲，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。伏羲肇畫，初無文義可傳。孔氏遺書，不從言語上得。本心本聖，無體無方，虛明變化，無非妙用。斯道也，堯以之安安，舜以之無爲，禹以之行其所無事，湯以之懋昭，文王以之順帝則，武王以之訪洪範，周公以之師保萬民，孔子以之爲刪、爲定、爲繫、爲筆削褒貶。是之謂中，是之謂極，是之謂秉彝之則。茫茫千古，智探巧索，如瞶商律，如膜指杓，而先生得之。斯道於是大明，有功聖門大矣！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！」其歸自胄監也，家食者十四載，築室德潤湖上，更名慈湖，館四方學子，於熙光咏春之間而啓迪之。

於是始傳《詩》《易》《春秋傳》《曾子》，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，刊訛剔誣，萃六卷而爲之解。謂人皆以《易》爲書，不以《易》爲己，先生是以有《己易》。人皆徇目爲見，徇耳爲聞，而不明夫不可見聞之妙，先生是以有《閒居解》。夫人皆有至明至靈、廣大聖智之性，微生意必固我焉，故蔽之。聖人不能以道與人，能去人之蔽耳，先生是以有《絕四紀》。學者不反其所自有，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，疑似支離，卒莫見道，先生是以有《啓蔽》。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，其次急者八，先生是以有《治務》。

敬仲之語曰：自生民以來，未有能識吾之全者，惟睹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，始能言者，名之曰天。又睹夫曠然而博厚而在下，又名之曰地。清明者，吾之清明；博厚者，吾之博厚。而人不自知也。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：彼天也，彼地也。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，而曰彼手彼足也。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，而曰彼耳目也，彼鼻口也。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，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，是剖吾之全體，而裂取分寸之膚也，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，自小也。非吾之軀，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。姑即六尺而細究之，目能視，所以能視者何物？耳能聽，所以能聽者何物？口能噬，所以能噬者何物？鼻能嗅，所以能嗅者何物？手能運用屈信，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？足能步趨，所以能步趨者何物？血氣能周流，所以能周流者何物？心能思慮，所以能思慮者何物？目可見也，其視不可見；耳可見也，其聽不可見。口可見噬者不可見，鼻可見嗅者不可見，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，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

可見，心之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。其可見者，有大有小，有彼有此，有縱有橫，有高有下，不可得而一。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，不彼不此，不縱不橫，不高不下，不可得而二。視與聽若不一，其不可見則一。視聽與噬嗅若不一，其不可見則一。運用步趨、周流思慮若不一，其不可見則一。是不可見者，在視非視，在聽非聽，在噬非噬，在嗅非嗅，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，在步趨非步趨，在周流非周流，在思慮非思慮。視如此，聽如此，噬如此，嗅如此，運用如此，步趨如此，周流如此，思慮如此，不思慮亦如此。晝如此，夜如此，寤如此，寐如此，生如此，死如此，天如此，地如此，日月如此，四時如此，鬼神如此，行如此，止如此，古如此，今如此，前如此，後如此，彼如此，此如此，萬如此，一如此，聖人如此，衆人如此。自有而不自察也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。爲聖者不加，爲愚者不損也，自明也，自昏也，此未嘗明，此未嘗昏也。或者蔽之二之，自以爲昏、爲明也，昏則二，明則一。因昏而立明，不有昏者，無自而明也。昏明皆人也，皆名也，知之者自知也，不可以語人也。所得而語人者，曰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」而已。終不可得而言也，曰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」而已。實無得以告人也，何爲其然也？尚不可得而思也，矧可得而言也。尚不可得而有也，矧可得而知也。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，可乎？曰：正恐不能遂已。誠遂已，則不學之良能，不慮之良知，我所自有也。仁義禮智，我所自有也。萬善自備也，百非自絕也。意必固我，無自而生也。雖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何以異於是？雖然，思亦何害於事？箕子曰：思曰睿，孔子曰：學而不思則罔，周公仰而思之，



夜以繼日，思亦何害於吾事也？

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，而又曰執，曰兢兢業業，曰艱，曰改過，曰翼翼無思無慮者，固如此乎？但兢兢，但業業，但克艱而弗易，但改過，但翼翼，方兢兢業業，克艱而不易。吁，此心果可得而見乎？果不可得而見乎？果動乎？果不動乎？特未之察耳。是心本一也，無二也。無嘗斷而復續也，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，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。晝夜一也，古今一也，少壯不强，而衰老不弱也。有强有弱者，血氣也；無强無弱者，心也。有斷有續者，思慮也；無斷無續者，心也。能明此心，則思慮有斷續，而吾心無斷續；血氣有强弱，而吾心無强弱。有思無思，而吾心無二。不能明此心，則以思慮爲心，雖欲無斷續，不可得矣。以血氣爲己，雖欲無强弱，不可得矣。雖欲造次於是，無須臾不於是，强勉從事，不須臾而罷矣。況於造次乎？況於顛沛乎？《書》曰：「作德心逸日休，作僞心勞日拙。」如此則亦僞而已矣。

通乎一，萬事畢。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故仕止久速，一合其宜；周旋曲折，各當其可。非勤勞而爲之也，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。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非吾心外物也。故曰：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。故時措之宜也，言乎其自宜也，非求乎宜者也。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此豈計度而圖之也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？如秋陽之暴，至白而無瑕也。如江漢之濯，至潔而無滓也。混混乎無涯無畔、無始無終也。天地非大也，毫髮非小也，晝非明，夜非晦也，往非古也，此非今也，他日非後也。鳶飛戾

天，非鳶也，魚躍於淵，非魚也。天下被日月之明照，而不知其自我也。天下霑雨露之潤，而不知其自我也。天下畏雷霆之威，而不知其自我也。日夜行乎吾己之中，而以爲物也。孔子曰「哀樂相生」，雖使正明目而視之，不可得而見也；傾耳而聽之，不可得而聞也。哀樂必有形，哭笑必有聲，而曰不可見、不可聞，何也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，非言語之所能載也，我之所有也，而不可知也，不可識也。舜曰道心，非心外復有道，道特無所不通之稱。孔子語子

思曰「心之精神是謂聖」，聖亦無所不通之名。人皆有此心，此心未嘗不聖。精神無體質，無際畔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通。《易》曰範圍，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？《中庸》曰發育，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，而不自知。愛親曰孝，敬兄曰弟，以此心事君曰忠，以此心事長曰順，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。其敬曰禮，其和曰樂，其覺曰知，所覺至於純明曰仁。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，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。名謂紛紛，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，而一人也。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，而一木也。此心之虛明廣大，無所不通如此，而孔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。」謂其時時而習何也？此心本無過，動於意，斯有過意，動於聲色，故有過意，動於貨利，故有過意，動於物我，故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。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。吁，本心雖明，故習尚熟，不遠而復，不動如故。孔子莞爾而笑，喜也，非動乎意也。曰：「野哉！由也。」怒也，非動乎意也。哭顏淵至於慟，哀也，非動乎意也。日用平常，變化云爲，喜怒哀樂，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。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，夫是之謂孔子

爲之不厭之學。

道心大同，聖賢非有餘，愚鄙非不足，何以證其然？人皆有惻隱之心，皆有羞惡之心，皆有恭敬之心，皆有是非之心。愚夫愚婦咸有之，奚獨聖人有之？人人皆與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同，人人皆與天地同，又何以證其然？人心非血氣，非形體，廣大無際，變化無方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？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世之人心，皆如此也。學者當自信，毋自欺，毋自疑，意慮倏起，天地懸隔，不識不知，匪合匪離，直心而往，自備萬善，自絕百非，雖無思爲，昭明弗遺。日用云爲，無非變化，無非斯道。視者斯道，所視之形色亦斯道。聽者斯道，所聽之音聲亦斯道。思者斯道，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。自清濁未分，以至於既分，陰陽交而四時行，百物生皆斯道，動靜有無皆斯道。不勞思索，念念皆妙。曰天、曰人、曰地、曰事、曰物，名謂不同爾，何者不妙？學者惟毋動於意。通三才，惟有此道而已。無他物也，無他事也，皆此物也，皆此事也。學者捨道，誠無所用其心。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、他物也，非果有他事、他物之可用心也。謬以爲他事，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，謬以爲他物，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。不知故昏昏，故妄作而爲無道。非果無道也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。雖視聽言動心思之，皆道而自昏也。此心即道，奚俟他求？

或作詠春堂，請粵明其旨，先生曰：「人而事親，其旨也；出而事君，其旨也；兄而友，弟而恭，其旨也；夫婦之別，其旨也；朋友之信，其旨也。其視其聽，其旨也；其言其動，其旨也；

警戒兢業，其旨也；喜怒哀樂，其旨也；思慮詳曲切至，其旨也；春秋冬夏，風雨霜露，其旨也；風霆流形，庶物露生，其旨也。如是數明，可謂至明白，至詳盡。」或者猶疑焉，曰：「其疑者亦是旨也，樂哉！」作《擊磬記》曰：「昔孔子擊磬於衛，厥有大旨。爲之言曰：天有四時，春秋冬夏，風雨霜露，無非擊磬也。地載神氣，神氣風霆，風霆流形，庶物露生，無非擊磬也。君尊臣卑，父慈子孝，兄愛而弟敬，夫婦別，長幼順，朋友信，無非擊磬也。目之視，耳之聽，心之思慮，口之言，四體之運動，無非擊磬也。子曰『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？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』，是皆擊磬之旨也。」作《永堂記》曰：「《皋陶》曰：『謹厥身修思永。』始如此，終不如此，非永也。靜如此，動不如此，非永也。晝如此，夜不如此，非永也。今日如此，他日不如此，非永也。思如此，不思則不如此，非永也。」永非思之所可及也，而必曰思者，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，斯永也。孔子曰『天下何思何慮』，謂此也。曰毋意，謂此也。曰：『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』謂此也。文王之德之純，永也。『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』，永也。生如此，死不如此，非永也。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，於萬萬世之後不如此，非永也。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，此永也。所以發育萬物者，此永也。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此永也。所以事親者，此也。所以事君者，此也。所以從兄者，此也。所以友弟，所以親夫婦，所以與朋友交者，此也。所以泛應酬酢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者，此也。人謂之心。孔子曰『心之精神是謂聖』，人皆有是心，皆具此聖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。」斯事至易至簡，如輿薪置其前，而人自



不見；如鍾鼓置其旁，而人自不聞。如目不見睫，以其太近；如玉在其懷中，而終日奔走索諸外。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，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易。至淺，故雖明告之以此心即道，往往復疑。以爲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。於是乎始他求，始放其心，紛紜支離，終日不休，終歲不休，終身不休也。

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，而不知何者爲心。何者爲放？何者爲求也？不明乎善，不誠其身矣。要先明吾之本心，然後能知放，知放，則知求之矣。吾之本心無他妙也，甚簡也，甚易也。不損不益，不作不爲，感而遂通，以直而動，出乎自然者是也。此心虛明無體象，廣大無

際量，實不曾動，不曾靜，不曾生，不曾死，而人謂之動，謂之靜，謂之生，謂之死，晝夜常光明。

人惟不知生，故不知死，不知人，故不知鬼神。人執氣血以爲己，執七尺以爲己。故裂死生，判有無，殊人鬼，而不知其未始小異也，不知其未始不一也。以形觀人，則人固可見，以神觀人，則人固不可見也。神者，人之精，形者，人之麓。死生一致，人鬼一貫。德性無生，何從有死，非二道也。此道昭然，不可亟語於庸人之前。庸情知魂氣歸天，如彼其高，體魄歸地，如此其下，以爲不可合而爲一。達者觀之，未始不一也。「人之骨肉，斃於下陰爲野土」，此吾之地。「其氣發揚於上爲焄蒿淒愴」，此吾之天。百物皆有此天，皆有此地。天地之精妙，名之曰鬼神。莊子曰：「勞我以生，息我以死。」是樂死而厭生也。樂死而厭生，與貪生而懼死同。《桑戶之歌》曰：「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猶爲人。」以死爲反真，以生爲不反真，其悖於生死又如此。

豈若孔子之言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明乎生死之一也。莊子又曰：「汝神將守形，形乃長生。」既諄諄乎言無物之妙矣，茲又守形，陋矣，又自矛盾矣。

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，不知幾春、幾夏、幾秋、幾冬矣，而識其春夏秋冬夏者有幾，不知百物幾生幾死。何止百物，人自謂吾識某物，某物生，某物死，而實能識者有幾？孔子謂哀樂不可見，不可聞，而春秋冬夏可見可聞乎？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，不知如何而教也。此教不可見，不可聞。即可見可聞，言即無言，無言即言，惟洞覺者自知，未至於洞覺者終疑。疑即知，知即疑，一以貫之，妙不可思。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。知道之謂知。知非心思之所及，伊尹謂之覺，孔子謂知及之，默而識之，不可思，不可言也。無知者，聖人之真知，而聖人知之，實無知也。如以爲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，則聖人之道乃不過知識耳，不過事物耳。而聖人之道乃非知識，非事物，則求聖人之道者，不可以知爲止。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，固未離於知。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，亦未離於知。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，非真無知也。聖人之真無知，非智識之所到，非知不知所能盡。一言以蔽之，曰心而已矣。此心非知，非不知，苟明此心自然，非知不知之所及。此之謂真無知。不得此心而求無知，則愈無知，愈多知。去却一重障，又有一重籬，不如休心無作，此心自是妙，更不可測度。不惟他人不可測度，我亦自不能測度。子思曰：「雖聖人，亦有所不知焉。」心無異心，即目視耳聽之心，手握足行之心。自是不可知，不可限量，不可形容也。知者必信，信者必知，是謂無知之知。時習之習，非智非力。用智，智

有時而竭；用力，力有時而息。不竭不息，至樂之域。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，必有其說。吁，使所習之有說，則必不能時習矣。時習之習，乃不習之習。《易》曰：「不習無不利。」

學者觀孔子曰：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」往往切意飲食之外，自有所謂仁之道。以此求仁，却行而求前也。不知夫舉匙施策仁也，咀嚼厭飫仁也，別味知美惡仁也。但於其中微起意焉，則心始動始遷，始不仁矣。知仁者鮮，好仁尤鮮。既知而後可以言好，不知則安所好？仁，人心也，何知之難？求仁於心外，故難。求仁於心內，亦難。心無實體，安有內外？仁既難知，則不仁亦未易知，不仁之粗者易知，不仁之微者難知。意象微起，即爲不仁。意象微止，亦爲不仁。用力於仁之力，異乎他人之所謂力。他人之用力，乃意必固我之力，故有不足。用於仁之力，乃不識不知之力，故無不足。發憤忘食，用力如此，不知如何而用力也。樂以忘憂，不知所樂安在也，不知老之將至，此何語也？發憤疑無樂，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，必有時而已。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，此意聖人自知之。自夫子以來，更幾千百年，更幾千萬人，敢謂舉不知也。不知者固不得而知，知者亦不得而知。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，使禹明之。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。此蓋皆斷斷之說。而後世之士耻於一物之不知，亦愚矣。詳於其所不必盡知，而略其所不可不知。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衆也。忠信與忠恕者，即吾庸常平直之心，即道。渡河丈人亦曰：「吾之人於波流，忠信而已。其出也，亦忠信而已。」孔子使二三子識之，烏乎至哉！即吾與人忠，不妄語之心，即道已。丈人當日之

言，未必果曰忠信，往往曰：「吾出入於波流，吾心如是而已。無說也，無術也。始吾之人也如是而入，其出也如是而出。」善求夫子之道者，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。夫子之忠恕，固夫子之心也，亦吾之心也。天下同然者，謂之心。或者賤己而貴聖人，平時妄慮紛紜，惡習深固。一旦語夫子之道，固望而驚，畏而遁，慊然自以爲不敢企及。聞曾子之言曰「忠恕而已」，固以爲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。不然，則夫子之忠恕，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。知堯舜之道無出於孝弟，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。堯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，夫子之忠恕固不出於衆人之日用。孟子所以諄諄必稱堯舜，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，病弗知耳，弗信耳。孟子知之，而舉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，是以勞孟子之諄諄也。吾徒不可以不熟講也，不可以不自信也。以此事君，則可致君爲堯舜之君。以此治民，則可使民爲堯舜之民。至易也，至簡也。或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，漢唐之未可輕議，此乃悖逆奸亂之源也。此說不可長。士大夫不知道，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。是故禮非禮，樂非樂，刑非刑，政非政。豈無善者？大體失之，皆非所以若恒性綏厥猷也。何謂意？微起焉皆謂之意，微止焉皆謂之意。意之爲狀，不可勝窮，有利有害，有是有非，有進有退，有虛有實，有多有寡，有散有合，有依有違，有前有後，有上有下，有體有用，有本有末，有彼有此，有動有靜，有今有古，若此之類，縱說橫說，不可得而盡。然則心與意奚辨？二者未始不一，蔽者自不一。一則爲心，二則爲意。直則爲心，支則爲意。通則爲心，阻則爲意。直心直用，不識不知，孟子明心，孔子毋意，意毋則此心明矣。心不必言，亦

不可言，言亦起意。聖人尚不欲言，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。離意求心，未脫乎意，直心直意，匪合匪離。周公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非意也。孔子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非意也。鑒未嘗有美惡，而亦未嘗無美惡。鑒未嘗有洪纖，而亦未嘗無洪纖。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，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。人心之妙，曲折萬變，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何可勝窮？何可形容？何謂必？必亦意之必。必如此，必不如彼，必欲如此，必不欲如此。大道無方，奚可指定？以爲道在此，則不在彼乎？以爲道在彼，則不在此乎？必信必果，無乃不可，斷斷必必，自離自失。何謂固？固亦意之固。固守而不通，其道必窮。固守而不化，其道亦下。何謂我？我亦意之我。意生故我立，意不生，我亦不立。自幼而乳曰我乳，長而食曰我食，衣曰我衣，行我行，坐我坐，讀書我讀書，仕宦我仕宦，名聲我名聲，行藝我行藝。牢堅如鐵，不亦如塊，不亦如氣，不亦如虛。不知方意念未作時，洞焉寂焉，無尚不立。何者爲我？雖意念既作，至於深切時，亦未嘗不洞焉寂焉，無尚不立。何者爲我？學者不墮於意，則墮於必。不墮於固，則墮於我。故先聖止絕之。聖人先覺，學者後覺耳。人意思舉動隨生，衣服時有衣服意思，飲食時有飲食意思，語默動靜皆然。似此意思，役盡時人光陰也。意中有新有久，有喜有厭，相生無窮。坐久則厭，以行爲喜，行久則厭，以坐爲喜。觸目睹景，無非意思，皆由失己。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，中毒之際，復不自覺。顏子屢空，還有此否？吾往日常在昏昏中，而不知衣服時，亦不知飲食時，亦不知行住坐卧時，皆在不知中。自謂吾了了惺惺後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